

青春

情殇

钟广明 著

牙殇

女孩彬彬有礼地请局长赏脸跳个舞，都在猜：这下女孩可要咬“闭门羹”了。因为打从局长到局里来，就从来没有跳过一个舞。女孩尖声叫道：“局长，您别客气，跳一个嘛！”局长原以为女孩是在开玩笑，随口应允道：“好，跳一个。”女孩便拉着局长的手，跳了起来。人们还发现，局长和那女孩边跳边谈，十分高兴和投入。那曲《华尔兹》，局长也让那女孩搂着自己，明显翩翩的身姿，尽兴地走步。局长很快就不再独身了。

可是，第二天，人们发现叶局长还如原先那样沉默寡言，人们发现叶局长终于找到了对女人的感觉。

钟广明 著

情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殇/钟广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5978-2

I. 情… II. 钟…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721 号

责任编辑:赵 萍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王景林

情 殇

Qing Shang

钟广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978-7-02-005978-2

定价:28.00 元

序：人性永远的疼痛

张 陵

一个伟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毋庸讳言，“文革”题材迄今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许多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不得不处处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事实上，许多人宁可回避。我们用一种集体遗忘来使这段历史仿佛不存在。然而，有一个作家不懂世故，偏偏要闯了进来，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这个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为骄傲的民族，经历过这样一场浩劫，经历过那么一场很不人道的人性灾难。

这个作家叫钟广明。实际上，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却比许多有名的作家还有勇气直面这段



让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民族都要好好反思的历史。

毋庸多言,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钟广明的中短篇小说集《情殇》所要讲述的内容了。的确如此,这部著作里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文革”为背景,叙述了一个个让人痛入骨髓的悲剧故事。如此集中地讲“文革”的事,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集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也是钟广明作品的价值所在吧。

《梦魇》这篇小说给我很大的震动。一个美丽的荔枝之乡,应该会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可是,作者从少年到现在挥之不去的记忆却是一段悲惨的故事。他少年时代的两个朋友在“文革”期间不堪忍受迫害,在荔枝树上吊死了。这两个乡村少年阿棉阿桂用死来抗议这个时代对人性的摧残。在同情这些善良的受迫害者的同时,我们自然会问,那些迫害者原本也是善良的农民,为什么突然变得面目狰狞,毫无同情心,只有残忍?人性怎么会变得那么丑恶?当然,这个问题,在以往的“文革”题材中,也不断被提出过。但在一个美丽的南方荔枝园里提出,真的让人更动感情。对比如此强烈,想忘记也不可能。《猎鹤记》则是一篇很有自我拷问意味的作品。这可能是一次很普通的狩猎,但作者却从人性的高度上去自我剖析,看到自己灵魂残忍的一面。可见,作者的审视具有反省的内涵。《麻雀之死》这篇小说写得很出色。我少年时代也试图养麻雀,但都没能成活,现在读到

一篇能把麻雀养得通人性的文章，自然格外重视。当然，这篇小说不是养鸟教科书，却是我们认识那个年代人性的指南。这些通人性的可爱的小麻雀就这样被宰杀。所有的人都认为很正常——麻木的人性已经无视生命了。有价值的东西随随便便就被毁灭了，这正是“文革”的悲剧所在。

钟广明的小说写得真情、朴实、诚恳、厚道。实实在在，不回避，不夸饰。小说重在虚构，重在叙事技巧，钟广明的小说，重内容超过重技巧。应该说，他的小说故事更接近散文故事，可以把它们当作散文故事来读。《情殇》这本集子里，收了作者三部中篇《女难》、《情殇》、《命运》。这几部作品立足于当代现实，把对过去时代的记忆放到对当代现实的描写和思考之中，延伸出更为丰富深刻的主题内涵来。我以为，《情殇》、《命运》有浓厚的因果宿命的哲理。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因在“文革”时期做了一些坏事，而使他们以后的命运一直不顺利，甚至很悲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主人公都不是坏人，他们后来一直努力做好人，希望过正常人的日子，但都无法如愿。过去时代的阴影一直伴着他们，永远挥之不去。这是他们心中的痛，也是时代永远无法治愈的疼痛。《情殇》中叶帆无法正常与江霞恋爱；《命运》中的来狗后来成了有钱人，但他一生必须接受没有正常性爱的惩罚。这是他们要为个人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也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深层的精神文化危机。到



这里,作者已经把自己作品的主题提高到时代精神的高度。因此,他虽然写的是“文革”的人性灾难,但并不消沉,也不偏执,而是积极思考,面向未来,看到生活美好的前景。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女难》是一部极好的长篇民俗小说坯子,仅仅用中篇容纳不了。其中小美人与年轻军官的爱情实在可歌可泣。人性之美与爱情之美,在钟广明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美的被压抑、被摧残,留给我们的疼痛和思考,将是长久的。

钟广明以他的敏锐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功夫,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充满真情与真诚的、充满反思精神的好作品。这是一部适合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的人阅读的作品,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显示出来。

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人类和我们这个民族遭受了怎样的挫折与灾难,对人性、对青春、对爱情、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护卫和赞美,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读了钟广明的小说之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张陵,著名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副总编辑)

目 录

序：人性永远的疼痛	张陵 1
-----------	------

鬼屋	1
----	---

梦魇	27
----	----

猎鹤记	42
-----	----

麻雀之死	50
------	----

女难	60
----	----



..... 2

情殇 96

.....

命运 205

.....

后记 281

.....

鬼 屋

世上有鬼吗？当然没有。然而，人间却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并非来自蒲松龄的《聊斋》，而是来自人的亲眼所见。好朋友阿忠曾告诉我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那是他少年时生活的小镇留在他的脑海里的几个极为恐怖的关于鬼的故事。

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初的几年里。那时候，他父亲是小镇上的邮政职员，属镇上罕有的几个公务人员之一。因此，他们家住的是公房。所谓公房，实际是解放时没收镇压对象的房子。在他的印象中，几年时间他们搬过三次家。其中一次是搬进一家被没收的小银行的旧址，搬家前邻居都告诉他们说这是鬼屋，住进去必有麻烦。他父亲却不信这



一套,什么“礼数”都没做,搬进去就住。结果呢,还真住出了许多惊险故事。

在阿忠依稀的印象中,那小银行旧址是小镇正街上一家门面漂亮的商号。位于街道的正中段。大概也就是小镇的中央。由于小镇的民居都是依街道两旁次第而建,以墙为隔,一户紧挨一户,所以,房子给人的印象实际上就只是门面的印象。房子的结构按当地风俗建成前堂后院式。一进门是前堂,当年的银号柜台大概就设在这里。前堂顶部是阁楼,楼板用上好的杉板铺成,承梁同样也是上好的大杉木。这里是住家居住的主要地方。前堂往后是个方方正正的大天井,在他的印象中,天井种着三两棵木瓜树。天井往后是后院。所谓后院,至为主体的是一座楼上楼下相结合的旱厕。说起这旱厕,阿忠说,真的要赞美几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当时条件下乡亲百姓创造的一项文明成果。要知道那时候小城镇都是没有下水道排污系统的,拉撒问题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质量。他说家乡人对这事特别讲究,纵使穷得家徒四壁,户户人家也都有个像样的厕所,而且千篇一律都是楼座蹲厕。他们搬进的银号旧址原属镇上大户人家,这厕所当然也就更加讲究。它紧靠后院尽头的墙壁而建,青砖为墙,用上好木料做成的楼梯斜靠在墙的正面,楼梯扶手很讲究,雕刻着花鸟图案,楼梯转折处还有一个方正的小平台。楼面也是用木板铺成,上了漆。

一进厕所门,右边是条小通道,通道尽头是一只大缸,那是给人小便的地方。左边并排隔成三格,两个是卡位,实际就是在楼板上开两个长方形口子,中间用木板隔开,每个卡位都安有木门。另一格用来储放草木灰,里头还放一把木瓢,专给如厕的人完事后向下撒灰用。楼下地面至楼板高约两米,人可直立,地面铺上半尺厚的草木灰。下层墙体封闭,只开一门给清洁工进出。而楼上前方侧面都有窗,加上厕所入口不设门,常年敞开,故通风采光甚好。人们在这种厕所“方便”完了,都会记住撒上一木瓢草木灰把粪便盖住。别看这办法土土的,却实在管用。把粪便盖住了,臭味不易张扬,苍蝇也沾不上去下蛆,一般厕所里蛆虫满地的恐怖情景便不会发生。另外,这也是提供农家肥的重要渠道。镇上各家各户都有固定联络好的农家,这些农家顶多隔天就来收走屎尿,铺平底层地面的草木灰,打扫整个厕所的卫生。现在回头去评价,这实在是民间妙法。它很好地处理了当时条件下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让百姓有一个相对洁净的生活环境。有时阿忠甚至想,家乡出了那么多文化人,估计与这件事上的“斯文”不无关系。

闲话少说,还是回到鬼的主题上来。阿忠说,政府让他们家搬进去住的时候,这房子已是人去楼空,大概是解放的时候,主人跑台湾去了。但是左邻右舍告诉他们说,这房子虽然空了,大门上了锁,却并不安宁,半夜三更屋里常有奇



怪声响。有人说得更可怕,说是天阴下雨的时候,曾见一个体态苗条穿着全身黑色衣裙的女人从外飘然进入此屋,而且入屋时浑然不闻开门的声响。更有人言之凿凿,说这黑衣女人绝对就是银号老板的三姨太,好多年前因为和老板吵架,一气之下上吊死了。阴魂不散,所以四处游荡。对这些传说,母亲和孩子们都有点心颤颤,他父亲却不当回事。民国时就当邮电路工的他,苦惯了,煞气重,三更半夜,刮风下雨,野岭荒山,对于他说来都是家常便饭。他常说,世上哪有什么鬼,如果有的话他早该碰上了。当政府让他们搬进银号旧址的时候,左邻右舍都说,一定要弄只黑狗来,先拉着巡完全屋,然后把狗杀了,将狗血洒遍所有旮旮旯旯,方能驱逐鬼怪,保佑平安。他父亲听了,口头上也多谢大家好意,却什么都没做,搬进去就住了。

大户人家的居所真的什么都有。床,柜,凳,躺椅,一应俱全,而且都是用酸枝木制成。穷苦人家哪有过这种享受?所以刚搬进去的一段时间,全家乐也融融。他们兄妹几个更是欢天喜地,从前堂到天井到后院,深深庭院成了他们嬉戏打闹的场所,准确地说是他和二哥打架的“战场”。那时候他弟弟还未出世,妹妹刚学走路,大哥早早工作谋生去了,二姐待字闺中,父亲一不在家二哥便“占山为王”扮演孙猴子的角色。因为时有不服“欺压”,故口角甚至身手过招的事也就在所难免。“和平相处”的时候,二哥和他最喜欢

呆的地方，竟然是那后院厕所木楼梯的小平台。那里除了正午之外太阳晒不到，多数时间阴阴凉凉的，负责为他们家掏厕所的农家人又十分卖力气，小平台被他擦得溜滑铮亮的，呆在那里很是舒服。另外，那小平台很像指挥台或者船舰驾驶台什么的，往那一站就有点像那么回事，那也是让他们老呆在那儿的原因。而本故事最为恐怖的镜头就出现在此处。

恐怖镜头出现前，就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阿忠说，那是一个晴朗日子。家乡人说，晴朗日子的正午是鬼怪们喜欢出没的时刻，所以当你直立太阳底下见不着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你得当心，此时房前屋后和草丛中会有许多的草花蛇，传说它们就是鬼怪们变的。你可千万别踩着它们，如果不小心踩了它们，特别是如果你打死了一条草花蛇，那就麻烦了，会有许许多多草花蛇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把你吓个半死。就是这么一个正午，刚吃过午饭的他和二哥一齐屎急起来，两兄弟于是屁股颠颠地往后院冲，都想先霸靓位。当他们跑到天井正想冲上厕所木梯的时候，那用来撒草木灰的木瓢竟从厕所正面的窗口飞出，照着他们当头砸下来。还算他们兄弟俩命大，那木瓢贴着他们的头顶飞过，啪的一声，正砸在一棵木瓜树的树头上，顿时变成了几瓣。经这么一吓，他和二哥屎也不急了，掉头就跑。回到前堂，母亲和二姐还在收拾碗筷。他和二哥把刚才的事

一说,大家都感到事情古怪。当时父亲外出工作了,家里总共就四个人,大家都在眼前站着,木瓢怎么会从厕所里飞出,为什么会正对着人砸来,他们越想越恐怖。于是,母亲把左邻右舍的大人找来,大家吆喝着把后院特别是厕所的楼上楼下翻了个透。可是哪有什么人?连影子也没有!大家找到了碎成几瓣的木瓢,而且清楚地看到那被打中的木瓜树头上留下的印记。为了保险,大家还回过头来把前堂的楼上又搜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有,大家都说见鬼了。晚上父亲放工回来,大家把日间发生的事说了,父亲硬是不信,还说这肯定是他二哥搞的鬼,冤得二哥嗷嗷地叫。不信归不信,父亲还是打起邮电路工用的五节电池的手电筒,里里外外地又把整个家搜了一个底朝天,当然还是什么也没有。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但从这以后,他们大家心里都多了一层提防,尤其是他和二哥,再很少到那小平台上去,如厕也相约着去,而且总是尽快解决问题走人,总觉得那里阴森森的挺吓人。

大约平静了几个月,更加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时候小镇居民家家户户都养猪,阿忠的母亲也买了头小猪圈在天井的一角养着。奇怪的是,三更半夜时那小猪常常会突然惊叫,他们留心听,还总觉得好像有人故意在惊扰它。每当此时,如果父亲在家,他会立刻打起手电冲下楼去查看,每次查看完了都对我们说没事,啥事也没有。不过他们

注意到,随着这一次次怪事的发生,父亲心里好像也有点“毛”了,告诉他们“没事”的同时,还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奇怪!”见天不怕地不怕的父亲都这么说,他们就更觉心虚,总觉得会有可怕的事要发生。

果然,一个阴沉沉的夏日的傍晚,忙了一天的母亲弄了一大木盆水,正在天井里给阿忠的小妹洗澡,二姐也在一起帮忙。洗着洗着,二姐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在旁边,让她挺不自在的。她无意识地抬头,却猛然看到,一个穿着全身黑色衣裙脸色苍白得吓人的女人正站在上厕所的楼梯上,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寒飕飕的眼神看着她们!姐姐被吓得大声尖叫起来,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用手指着黑衣人傻叫着。母亲一抬头,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东西,当时也魂飞魄散,拉起二姐就跑,竟然把小妹丢在木盆里忘了。母亲冲进邻居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事情一说,邻居马上召集了一干人等,打起手电,有人还找来一面铜锣,牵来一只黑狗,吆吆喝喝地拥进他们家。大家派人把住大门,然后层层往里搜。结果还是那样,什么也没有。天井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小猪在安静地吃着泔,小妹独自在木桶里玩水。大家把厕所的楼上楼下又翻了个透,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上厕所的楼梯上也不见异样痕迹。正当大家准备离去的时候,一只老大的蟾蜍突然从厕所楼梯角的暗处跳出,把大家吓了一跳。有人就说这家伙肯定是脏东西变的,

要用法符包住它送出野外才行，否则它还会回来。于是大家先把它捉起，然后十万火急地请镇上懂法事的人画了个符，把那蟾蜍送到镇西的野地上放了。即使这样，母亲和她们仍心有余悸，在父亲放工前都不敢进屋，一直站在门口等父亲回来。已经入夜了，父亲终于回来了。听说又有怪事发生，父亲脸上的表情和以前大不一样，再不是不以为然。他约了邻居的两个大男人，打起手电把屋子又细细搜了一遍，末了，父亲还是用那句老话给他们壮胆：“没事的，什么都没有。”当天夜里，恐怖气氛一直笼罩着他们，阿忠竟不敢往有黑影的地方看，总觉得那黑影的后面一定就是那幽灵在站着。每当这样想的时候，他便会感觉到那里的确就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阿忠听见母亲小声对父亲说，就让灯亮着吧，孩子们都害怕呢。于是煤油灯整晚亮着。父亲的鼻鼾声很快就响彻了整个夜的空间，和阿忠同床的二哥也喃喃地说起梦呓，而比较胆小的阿忠却通夜战兢，半睡半醒。绷紧的神经对什么都反应过度，连灯芯轻微的爆响也会吓他一跳。午夜时分，靠父亲那如雷的鼾声壮胆，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恍惚中，他觉得蚊帐被人掀开了，他悄悄睁开眼睛，却赫然看见一个全身穿着黑衣裙的女人站立床前！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他却强烈地感觉到她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目光的注视。他发出大声尖叫，像弹簧那样从床上跳起，黑衣人倏然消失。全屋人都被他吵醒，父亲母亲